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三十九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五十

史部

北史卷三十九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七

薛安都

劉休賓

房法壽

曾孫豹族子景伯

玄孫彥謙

畢衆敬

曾孫義雲

羊祉

子深弟子敦

孫肅烈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晉上黨太守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

分出不取片資兄許之居於別廩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滿其庭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逆事發奔宋在南以武力見敘遇宋孝武起江州遂以為將和平六年宋湘東王殺其主子業五自立是為明帝羣情不協共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勛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宋明帝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降魏請兵救援遣第四子道次為質獻文乃遣鎮東大將軍尉元等赴之拜安都鎮南大



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中悔  
謀圖元等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  
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  
衆敬朝于京師甚見禮重子姪羣從並處上客皆封侯  
至於門生無不收敘又為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  
卒贈假黃鉞秦州刺史河東王諡曰康子道櫛襲爵位  
平州刺史政有聲稱歷相秦二州刺史卒道櫛弟道異  
亦以勲為第一客早卒贈秦州刺史安邑侯道異弟道

次既質京師賜爵安邑侯位秦州刺史進河南公安都  
從祖弟真度初亦與安都南奔及從安都來降為上客  
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出為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為  
伯歷荊州東荊州刺史初遷洛後真度每獻計勸先取  
樊鄧後攻南陽故大為帝所賞改封臨晉縣伯轉豫州  
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饑真度表輒日別出倉米五十斛  
為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  
在拯卹歷華荊二州刺史入為大司農卿正始初除揚

州刺史還朝除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敷西  
卒贈左光祿大夫謚曰莊有子十二人嫡子懷徹襲封  
初真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輒命之絲竹歌舞不  
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  
餘人并樂器獻之宣武納焉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  
書學亦解達時事卒於汾州刺史懷吉本不勵清節及  
為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誘勝己共為婚姻  
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為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勞賓

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  
嘿然而返既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  
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廝傭  
咸過本望真度諸子既多其母非一同產相朋因有憎  
愛興和中遂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  
釁時人耻焉

劉休賓字處幹本平原人也祖昶從慕容德度河家于  
北海都昌縣父奉伯宋北海太守休賓少好學有文才

仕宋為兗州刺史娶崔邪利女生子文曄崔氏先歸寧  
在魯郡邪利之降文曄母子與俱入魏及慕容白曜軍  
至休賓不降白曜請崔氏與文曄至以報休賓又執休  
賓兄延和妻子巡視城下休賓答白曜許待歷城降當  
即歸順密遣主簿尹文達向歷城觀魏軍形勢文達詣  
白曜詐祇候白曜令文達往升城見其妻子文曄哭泣  
以爪髮為信文達回復經白曜誓約而還見休賓休賓  
撫爪髮泣復遣文達與白曜期白曜喜以酒灌地啓告

山河誓不負休賓文達還謂休賓可早決計休賓於是告兄子聞慰聞慰固執不可遂差本契白曜尋遣著作佐郎許赤彪夜至梁鄒南門告城上人曰休賓遣文達頻造僕射許降何得無信於是城內遂相維持欲降不得歷城降休賓乃出請命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鄒人為懷寧縣以休賓為令延興二年卒文昇有志尚綜覽羣書輕財重義太和中坐從兄聞慰南叛被徙北邊孝文特聽還代帝曾幸方山文昇大言求見申父功厚賞屈

於是賜爵都昌子深見待遇拜協律中郎卒於高陽太守贈兗州刺史謚曰貞休賓叔父旋之其妻許氏生二子法鳳法武而旋之早卒東陽平許氏攜二子入魏孤貧不自立母子並出家為尼僧既而反俗俱奔江南法武後改名峻字孝標南史有傳

房法壽小名烏頭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湛仕燕位太尉掾隨慕容氏遷于齊子孫因家之遂為東清河繹幕人焉法壽幼孤少好射獵輕率勇果結諸羣小為劫盜

宗族患之弱冠州迎主簿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命常盜殺猪羊以供母招集壯士恒有數百仕宋為魏郡太守法壽從祖弟崇吉母妻為慕容白曜所獲託法壽為計法壽與崇吉歸款於白曜詔以法壽為平遠將軍與韓麒麟對為冀州刺史及歷城梁鄒降法壽崇吉等與崔道固劉休賓俱至京師以法壽為上客崇吉為次客崔劉為下客法壽供給亞於薛安都等以功賜爵壯武侯給以田宅奴婢性愛酒好施親舊賓客率同饑飽坎



塏常不豐足畢衆敬等皆尚其通愛卒贈青州刺史謚  
敬侯子伯祖襲例降為伯歷齊郡內史伯祖闇弱委事  
於功曹張僧浩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充後卒於幽州  
輔國府長史免官卒子翼大城戍主帶宗安太守襲爵  
壯武侯

翼子豹字仲幹體貌魁岸美音儀年十七州辟主簿王  
思政入據潁川慕容紹宗出討豹為紹宗開府主簿兼  
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

水冀以獸當之豹白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  
延保公若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  
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方  
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災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  
宗笑曰不能免俗為復爾耳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  
為知微清河中除謁者僕射拜西河太守地接周境俗  
雜稽胡豹政貴清靜甚著聲績遷博陵太守亦有能名  
又遷樂陵太守風教修理稱為美政郡瀕海水味多鹹

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為政化所致豹罷歸  
後井味復醎齊滅遂還本鄉立園自養頻被徵命固辭  
以疾每牧守初臨必遣致禮官佐邑宰皆投刺申敬終  
於家無子以兄熊子彥詡嗣彥詡明辯有學識位殿中  
侍御史千乘益都二縣令有惠政熊字子威性至孝聰  
朗有節槩州辟主簿行清河廣川二郡事七子長子彥  
詢最知名以魏勲門嫡孫賜爵永始縣子特為叔豹所  
愛重病卒豹取急親送柩還鄉悲痛傷惜以為喪當家

之寶初彥詢少時為監館嘗接陳使江總及陳滅總入  
關見彥詢弟彥謙曰公是監館弟耶因慘然曰昔因將  
命得申言欸彥詢所贈總詩今見載總集彥謙早孤不  
識父為母兄鞠養長兄彥詢雅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  
悟每竒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為宗黨所異十  
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  
厚後丁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豹竭盡心  
力每四時珍果弗敢先嘗遇暮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

從取則焉其後受學於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  
經解屬文雅有詞辯風槩高人年十八屬齊廣寧王孝  
珩為齊州刺史辟為主簿時禁網疎闊州郡之職尤多  
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  
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為齊州中從事彥謙痛本朝  
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  
周武帝遣柱國辛遵為齊州刺史為賊帥輔帶劔所執  
彥謙以書諭之帶劔慙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

隋文受禪之後遂優游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  
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  
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  
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  
口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因朝集時左僕射高潁定考  
課彥謙謂潁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  
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  
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

少參差不類況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  
高第卑諂巧宦翻居上等真偽混淆是非瞽亂宰貴既  
不精練斟酌取舍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  
省者皆為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準量人  
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  
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  
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  
精加采訪寢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道亦

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者屬目頌為之動容深見嗟  
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頌謂諸  
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共秦州考使語後數日  
頌言於帝帝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縣令甚有惠化百  
姓號為慈父仁壽中帝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  
能不以彥謙為天下第一超授鄆州司馬吏人號哭相  
謂曰房明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為其後百姓思之立碑  
頌德鄆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內史侍



卽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  
重彥謙為人深加友敬及為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  
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  
屑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  
都窮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彥謙見  
衡當塗而不能匡救書諭之曰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  
者所以懲惡故疏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賢之戚犯惡必  
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國家祇承靈命作

人父母刑賞曲直升聞於天。黃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憂人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釁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為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人疑惑之心。若審知外內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縣孥戮。國有常刑。遂使籍沒流移。恐為冤濫。恢恢天

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死  
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  
廷尉非苟違君俱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  
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  
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  
楚連磐石之據產祿承母弟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  
帝主之位況乎叢爾一隅蜂扇螳聚楊諒之愚鄙羣小  
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闢以降書契

云及帝皇之跡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顯履冰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於人上騁嗜奔欲不可具載請畧陳之曩者齊陳二國並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卹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人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賦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

有叔教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強豈無  
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殉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  
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時於已非宜即加擯棄儻遇諂佞  
之輩行多穢慝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  
至夫賢材者非尚膂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載確乎  
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  
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其淫僻故總收  
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

直斥遠浮華卑非為心惻隱是務河朔強富江湖險隔  
各保其業人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臥積  
薪宴安鴆毒遂使永忝生廟霧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  
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  
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  
孝夙彰錫祉分珪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盛德日新當  
璧之符遐邇僉屬繼歷甫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  
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誑誤吏人非

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  
止誣陷良善亦恐大玷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膂  
粵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  
呂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謇諤立當世之大誠作將  
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脅從之徒橫  
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衡得  
書歎息而不敢奏聞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  
仕將結構蒙山之下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

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  
刺史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  
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隸別駕劉炆陵上  
侮下訐以為直刺史憚之皆為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  
抗禮長揖有識嘉之炆亦不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  
扶餘道軍事其後隋政漸亂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  
頗為執政者所嫉出為涇陽令終於官彥謙居家每子  
姪定省常為講說督勉之亶亶不倦家有舊業資產素



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  
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  
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玄齡曰人皆因  
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恢  
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  
寶翫之太原王邵北海高構修縣李綱中山郎茂郎穎  
河東柳彧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為友  
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

咸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尅不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弘遠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貞觀初以子玄齡著勲庸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諡曰定伯祖弟幼愍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門有客聲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為家羣犬所噬卒

景伯字良暉法壽族子也祖元慶仕宋歷七郡太守後  
為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馬宋明帝之殺廢帝子業子  
業弟子勛起兵文秀後歸子勛元慶不同為文秀所害  
父愛親獻文時三齊平隨例內徙為平齊人以父非命  
疏服終身景伯生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  
給養母甚謹尚書盧陽烏稱之於李沖沖時典選拔為  
奉朝請累遷齊州輔國長史會刺史亡敕行州事政存  
寬簡百姓安之後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曾失禮於

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禽之即署其子為西曹掾令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舊制守令六年為限限滿將代郡人韓靈和等三百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後為司空長史以母疾去官景伯性復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亡蔬食終喪椿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椿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為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光韶好標榜

人物無所推尚每云景伯有士大夫之行業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為水病積年不愈卒於家贈左將軍齊州刺史景伯子文烈位司徒左長史與從父弟逸祐並有名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為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子山基仕隋歷戶部考功侍郎並著能名見稱於時景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曰豈可使

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  
許苦請乃從之遂得一羊裘忻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  
經史遂大通瞻太和中例得還鄉解褐太學博士時太  
常劉芳侍中崔光當世儒宗歎其精博奏兼著作佐郎  
修國史侍中穆紹又啟景先撰宣武起居注累遷步兵  
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所歷者有當官稱景先沉敏  
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危  
坐相敬如賓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

瘁親友見者莫不哀之卒特贈洛州刺史謚曰文景先  
作五經疑問百餘篇其言典該符璽郎王神貴異之名  
為辯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觀節閔帝時奏上之帝親自  
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子延祐武定末太子家令  
後隸魏收修史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頻歲凶儉  
分贍宗親又於通衢以飼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  
經齊克之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呼曰與君  
鄉近何忍見殺賊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

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  
何得殺其親遂還衣物蒙活者二十餘人景遠好史傳  
不為章句天性小急不類家風然事二兄至謹撫養兄  
孤恩訓甚篤益州刺史傅豎眼慕其名義啟為昭武府  
功曹參軍以母老不應豎眼頗恨之卒于家子敬道永  
熙中開府參軍

畢衆敬小名奈東平須昌人也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  
果常於疆境盜掠為業仕宋位太山太守湘東王或殺



其主子業而自立是為明帝遣衆敬詣兗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西從晉安衆敬從之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宋明平子勛授纂兗州刺史會有入發衆敬父墓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喪行服疑纂所為弟衆愛為薛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濟陰掘纂父墓以相報答及安都以城入魏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

衆敬猶未從之衆敬先已遣表謝宋宋明授衆敬兗州刺史而以元賓有佗罪獨不捨之衆敬拔刀破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乃以城降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為刺史慕容白曜攻剋無鹽獲申纂無殺纂意而城中火起纂為所燒死衆敬聞剋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酷由纂聞纂死乃悅二年與薛安

都朝京師賜甲第一區後復為兗州刺史徵還京師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佗方遠味年已七十髮鬚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張儉之亡躬往營視有若至親太和中孝文賓禮舊老衆敬與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欵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彪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匹文明太后與帝引

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馬絹等勞遣之卒於兗州子  
元賓少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與父同建勲誠至京師  
俱為上賓賜爵須昌侯後拜兗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  
相代為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常呼元賓為  
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敕  
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衆敬善持家業猶  
能督課田產大致儲積元賓為政清平善撫人物百姓  
愛樂之以父憂解任喪中遙授長兼殿中尚書卒贈衛

尉卿謚曰平元賓入魏初娶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

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暉祖朽最長祖

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嫡所

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終禮

祖榮早卒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為侯卒子僧安

襲祖朽身長八尺腰帶十圍涉獵經史好為文詠善與

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為伯以本州中正為統軍隸

邢巒討梁師以功封南城縣男歷散騎侍郎中書侍郎

神龜末除東豫州刺史祖朽善撫邊清平有信百姓稱  
之後為瀛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兗州刺史無子以弟  
祖歸子義暢為後襲爵義暢傾巧無士業善通時要位  
中書侍郎兗州大中正後除散騎常侍坐事伏法祖髦  
以兄祖朽別封南城以須昌伯回授之位東平太守卒  
於本州別駕祖暉早有器幹為豳州刺史以全守勲封  
新昌縣子逢蕭寶夤退敗祖暉拔城東趣華陰坐免官  
爵尋行豳州事建義中詔復州爵後為賊宿勤明達所

攻沒長子義勰襲爵齊受禪例降義勰弟義雲

義雲小字陀兒少麤俠家在兗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以為稱職令普勾偽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曾為司州吏所訟云其有所減截并改換文書文襄以其推偽衆人怨望並無所問乃拘吏數而斬之因此銳情訊鞠威名日盛文宣受禪除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勲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

切然豪橫不平頻被怨訟前為汲郡太守翟嵩啟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債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為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姨殂載日內外百官赴第弔省義雲唯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啟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為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為祖



已就平吉特乞闇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昏之夕衆禮備設尅日拜閤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使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昏誣罔干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通孤貧亦為矯詐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以下五品以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敕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

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為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采風聞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瑞事亦上聞爾前讌賞義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踈聲望大損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即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常隨之聽講為此欸密無所不至及孝昭大漸顧命武成

高歸彥至都武成猶致疑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即本州也軒昂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別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饒吹至於按部行游兩部並用猶作書與元海論叙時事元海入內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得而奏之為此元海漸踈孝貞因是兼中舍人又高歸彥起逆義雲在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佗意為人

密啟及歸彥被禽又列其朋黨專擅為此追還武成猶

錄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七兵尚書義雲性豪縱頗以

施惠為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士之匱乏者多有

拯濟及貴恣情驕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閨門穢

雜聲徧朝野為即時與左丞宋游道因公事忿競游道

廷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為汝義雲一無所答然酷暴

殘忍非人理所及為家尤甚子姓僕隸恒瘡痍徧體有

孽子善昭性至凶頑與義雲侍婢姦通擄掠無數為其

著龍頭繫之庭樹食以芻秣十餘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即善昭所佩刀也遺之於善昭庭中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刀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武成令舍人是蘭子暢就宅推之爾前義雲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色貌子暢疑盧姦人所為將加拷掠盧具列善昭云爾乃收捕繫臨漳獄將斬之邢邵上言此乃大逆義雲又是朝貴不可發乃斬之於獄棄尸漳水祖歸位建寧太守子義遠位平原太守義遠弟義顯義攜性

並豪率天平以後梁使人還往經歷兗城前後州將以義攜兄弟善營鮭膳器物鮮華常兼長史接宴賓客祖旋太尉行參軍卒贈都官尚書齊兗二州刺史衆敬弟衆愛隨兄歸魏以勲為第一客賜爵鉅平侯卒贈徐州刺史諡曰康子聞慰字子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為伯延昌初累遷清河內史固以疾辭後試守廣平內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乂聞慰斬其使發兵拒之乂以為忠於已遷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除散

騎常侍東道行臺尋為都督安樂王鑒軍司馬攻元法  
僧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免卒贈散騎常侍兗州刺史  
伯如故謚曰恭子祖彥字修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為  
時所知以侍御史為元法僧監軍法僧反被逼南入後  
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卒贈尚書右僕射兗州刺  
史祖彥弟祖哲祕書郎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幃薄不  
修為時所鄙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道  
武平中山纂舉室南奔家於濟陰及在無鹽仕宋為兗

州刺史既敗子景義入魏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孫也父規之宋任城令太武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遜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鴈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為司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平子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按之抵死孝文特恕遠徙後還景明初為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為梁州軍司討叛氏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



將軍益州刺史出劔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為秦梁二州  
刺史加征虜將軍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為奴婢  
為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肇執政社復被起為光祿  
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驅趣涪未至宣  
武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社便斬  
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為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  
平北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太常少卿  
元端博士劉臺龍議謚曰社志存埋輪不避強禦及贊

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緬負懷  
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為景侍中侯剛給事  
黃門侍郎元纂等駁曰臣聞唯名與器弗可妄假定謚  
準行必當其迹按社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  
聲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為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  
則請還付外準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  
端臺龍上言竊惟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  
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

然後下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  
去狀去稱將何所準檢社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  
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沒也又  
加顯贈言社誠著累朝効彰出內作牧岷區字萌之績  
驟聞詔冊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  
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剋亦為德焉謹依謚法布  
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為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  
刺稱按社歷官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岨靖過準

行易名獎誠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李詔又述奏以  
府寺為允靈太后可其奏社自當官不憚彊禦朝廷以  
為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然好慕刑名頗為深文所  
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臨州並無恩潤兵人患其  
嚴虐子深

深字文泉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  
神儁同志相友自司空記室參軍再遷尚書駕部郎中  
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

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明帝行釋奠之  
禮講孝經深儕輩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  
人車金雀等率羗胡反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幽夏諸  
州北海王顥為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為行臺右丞軍司  
仍領郎中顥敗還京頃之遷尚書左丞蕭寶夤反攻圍  
華州王平薛鳳賢等作逆敕深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大  
行臺僕射長孫承業共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賜  
爵新泰男靈太后曾幸芒山集僧尼齋會公卿盡在坐

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顧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  
舉坐傾心莊帝踐阼除太府卿又為二兇行臺深處分  
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初尔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  
弟侃為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外招梁寇深在彭  
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使人并書表聞  
莊帝乃下詔褒其忠烈令還朝受敕乃歸京師除名久  
之除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黃門侍郎顥平  
免官普泰初為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監起居

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節閔帝敕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節閔帝甚親待之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深乃上疏請修立國學廣延胄子帝善之孝武初除中書令永熙三年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帝入關深與樊子鵠不從齊神武起兵於兗州子鵠署深為齊州刺史天平二年正月東魏軍討破之斬於陣

深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閣祭酒以學尚知名乾明

初為冀州中從事趙郡王為巡省大使肅以遲緩不任職解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武平中入文林館撰書尋為武德郡守社弟靈引好法律李彪為中丞以為書侍御史固辭彪頗銜之及為三公即坐兄社事知而不糾彪劾奏免官甚為尚書令高肇所昵京兆王愉與肇深相嫌忌及愉出鎮冀州肇與靈引為愉長史以相間伺靈引私恃肇勢每折於愉及愉作逆先斬靈引於門時論云非直愉自不臣抑亦由肇及靈引所致事平贈平



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威

子敦字元禮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為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非法終不判署後為衛將軍廣平太守甚有能名姦吏跼蹐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然政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卒官吏人奔哭莫不悲慟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曰貞武定初齊神武

以敦及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褒  
乃上言請加旌錄詔各賞帛一百疋粟五百斛下郡國  
咸使聞知靈引弟瑩字靈珍兗州別駕從事子烈

烈字信卿少通敏頗自修立有成人風好讀書能言名  
理以玄學知名魏孝昌末烈從兄侶為太山太守據郡  
起兵外叛烈潛知其謀深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  
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  
軀所存者大故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為已利乎卒無

所受天保中累遷尚書祠部左右戶郎中在官咸為稱  
職除陽平太守有能名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  
敕書褒美焉遷光祿少卿兗州大中正天平初除義州  
刺史以老還鄉卒于家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飾為世所  
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  
無子者並出家為尼咸存戒行烈天統中與尚書畢義  
雲爭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代累世本州刺史卿世  
為我家故史烈云自畢軌被誅以還寂無人物近日刺

史皆疆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為言豈若我之漢河南  
尹晉朝太傅名德學行百世傳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  
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義雲之帷薄焉烈弟修有才幹  
卒於尚書左丞子玄正武平末將作丞隋開皇中戶部  
侍郎卒於隴西郡贊務

論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啟東南事窘圖  
變而竟保寵祿優矣休賓窮而委質孝標名重東南法  
壽拓落不羈克昌厥後景伯兄弟儒素良可稱乎衆敬

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並列無乏於時羊祉剛酷之  
風得死為幸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稱敦烈持己所遵  
殆時彥也

北史卷三十九

北史卷三十九考證

薛安都傳安都於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  
○秀南史作季

宋明帝遣將張永○南史明帝遣齊高帝率前將軍張  
永等

劉休賓傳祖昶從慕容德度河○德監本訛南今改從  
南本

房翼子豹傳楊諒之愚鄙○楊監本訛楊今從上文改

正

但以執政壅蔽○壅監本訛雍今改正

畢衆敬傳畢衆敬小名奈○奈一本作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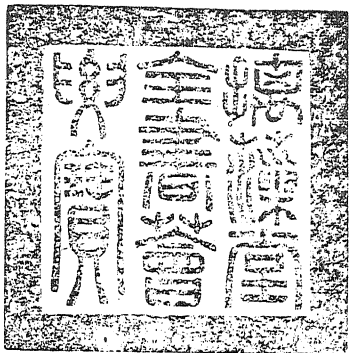
義雲傳竇氏皇姨殂載日○殂南本作祖

羊祉傳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

捨監本訛拾今從魏書改正

北史卷三十九考證





覆校官中書臣呂雲棟

校對官中書臣王友亮

謄錄貢生臣黃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四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五十一

史部

北史卷四十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二十八

韓麒麟

程駿

李彪

孫昶

高道悅

甄琛

高聰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也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景穆

監國為東曹主書文成即位賜爵漁陽男父亡在喪有禮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方圖進趣宜示寬厚勅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與房法壽對為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須無乏及白曜被誅麒麟停滯多年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

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  
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  
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沉抑乃表請  
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哲則華族蒙  
榮良才獲叙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  
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  
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藉千畝以率百姓用能衣食滋  
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

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寔百王之常軌為政之所先今京師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飢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有饑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寔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為其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

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寔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  
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為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朴素  
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案檢  
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凶災免  
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  
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人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  
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減絹布增益穀  
租年豐多積歲儉出振所謂私人之穀寄積於官官有

宿積則人無荒年矣卒官遺敕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疋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燕郡公諡曰康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位祕書中散卒賜漁陽太守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為清河王懌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成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母亡居喪有禮子熙為懌所眷遇遂闕



位待其畢喪後復引用及元义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為之憂悴屏居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遷葬誓以終身不仕後靈太后反政以义為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榭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理懌之冤極言元义劉騰誣調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為中書舍人後遂剖騰棺賜义死尋修國史建義初兼黃門尋為正字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為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

熙愛友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為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明帝詔遣案檢弼遂大見詰讓尔朱榮之禽葛榮送至京師莊帝欲面數之子熙以為榮既元凶自知必死恐或不遜無宜見之尔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及邢杲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死免官

孝武初領著作以奉冊勲封歷城縣子天平初為侍讀  
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  
竝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  
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論者高之  
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娉王氏為妻姑之  
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嫗李氏姦合而生  
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子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疾卒  
遺戒不求贈諡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武定初贈驃

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興宗弟顯宗字茂親剛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後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為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京易就

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則南州免雜徭之煩  
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爾如歸二曰  
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為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  
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  
今洛陽基趾魏明所營取譏前代伏惟陛下損之又損  
之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  
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洫使寺署有  
別士庶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三曰竊聞輿駕還洛

陽輒將數千騎臣甚為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  
不垂堂況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清道而行尚恐銜檠  
之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四曰竊惟陛下耳聽  
法音日翫墳典口對百辟心慮萬機晷昃而食夜分而  
寢加以孝思之至與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  
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熙無疆之祚莊  
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涯以有待之形役無涯之智殆  
矣此愚臣所不安也孝文頗納之顯宗又上言前代取

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脣自墜於皂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召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既先

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為政生人之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以捶撻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未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為無私以仁恕為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



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宜敕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為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寔自草創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為盛按春秋之義有宗廟謂之都無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為神鄉福地寔亦遠矣今便同

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人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豎之邑臧獲顯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人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偽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買

賣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渾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  
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戲任意所從其  
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  
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  
引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之家習士  
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  
可得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  
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

也至於伎作宦塗得與膏梁華望接閑連覺何其略也  
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  
在於一言有何為疑而虧盛美又曰自南偽相承竊有  
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人故僞置中州郡縣  
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非所以疆  
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為可依地理舊名一皆  
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并省  
今人口既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得有所

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  
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  
比以來亦為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綺羅僕  
妾厭梁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  
實多如不悛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又曰諸宿衛內  
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無令繕其蒲博之  
具以成褻狎之容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  
禁止帝善之孝文曾謂顯宗及程靈虯曰著作之任國

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校卿才能可居中第謂程靈虯曰卿與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曰臣才第短淺比於崔光實為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昔揚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甕之譚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覩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

典慎徽於虞書帝曰假使朕無愧於虞舜卿復何如堯  
臣顯宗曰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帝曰卿  
為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  
筆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優於遷固也帝哂之後  
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帝曾詔諸官曰近代已來  
高卑出身怕有常分朕意所為可復以為不可宜校量  
之李沖曰未審上古已來置官列位為欲為膏粱兒地  
為欲益政贊時帝曰俱欲為人沖曰若欲為人陛下今

日何為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技  
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  
純篤朕是以用之沖曰傳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  
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耳沖謂諸卿士曰適欲請  
救諸賢祕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為援意有所懷  
敢不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魯之三卿孰  
若四科帝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  
惟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祕監



令之子必為祕書郎頃來為監令者子皆可為不帝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為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雋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為本州中正二十一年車駕南征以顯宗為右軍府長史統軍次赭陽齊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拒戰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見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為露

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  
力弱禽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効之其  
罪彌甚所以歛毫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勲誠  
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為鎮南  
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勲詔  
曰顯宗進退無檢虧我清風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  
張彝奏免顯宗官詔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効顯宗既  
失意遇信向洛乃為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以申憤

結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景明初追赅陽勲賜爵章武男子伯華襲

程駿字麟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坐事流涼州祖父肇呂光人部尚書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延明性機敏好學晝夜無倦延明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駿白延明曰今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不可以經世駿謂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

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偽生爽性則沖真喪延  
明曰卿年尚幼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  
犍擢為東宮侍講太延五年涼州平遷于京師為司徒  
崔浩所知文成踐阼為著作郎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  
書李敷奏駿實史才方申直筆請留之書奏從之獻文  
屢引駿與論易老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  
暢問駿年對曰六十一帝曰昔太公老而遭文王卿今  
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陛下尊過西伯覲

天假餘年竭六韜之効延興末高麗王璉求納女於掖  
庭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持節如高麗迎女駿至  
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既而伐之由行人具其  
夷嶮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  
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  
酒食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獻文崩乃還拜祕書令  
初遷神主于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官例皆賜爵  
今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為宜依舊事駿獨以

為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為帝王所貴山河為區夏之重  
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  
疆土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一時恩澤豈足為長  
世之軌乎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  
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  
百匹又詔曰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門無挾貨之賔室  
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  
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篤遺命曰吾存尚

儉薄豈可沒為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遽  
除頗亦矯厲可斂以時服明器從古初駿病甚孝文文  
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勅侍御師徐謩診視賜以湯  
藥臨終詔以少子公稱為中散從子靈虯為著作佐郎  
及卒孝文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祕器朝服一稱帛  
三百匹贈兗州刺史曲安侯諡曰憲所作文章自有集  
錄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也孝文賜名焉家寒微少孤

貧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虎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陸叡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修師友之禮稱之州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閭稱之朝貴李冲禮之甚厚彪深宗附之孝文初為中書教學博士後假散騎常侍衛國子使於齊遷祕書丞



參著作事自成帝已來至於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  
編年序錄為春秋體遺落時事處與祕書令高祐始奏  
從遷固體創為記傳表志之目焉彪又表上封事七條  
曰古先哲王之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  
析其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  
然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為  
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夫消功者錦繡彫  
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是也其妨男業害

女工者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為  
長太息者六此即是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  
越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王好瘠而國有飢人今二聖  
躬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  
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此蓋朝制不宣人未  
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為第宅車服自百官以下至於  
庶人宜為其等制使貴不逼賤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  
侈意用違經典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

子奉冢嫡之祧盛然則祭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為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世統黎元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弗以義方教厥冢子冢子於是習成允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與興道在於師傳故禮云冢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

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非唯予之咎抑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日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寔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詔導太子詔

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事幸甚  
矣其三日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  
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  
恤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内外人  
庶出入就豐既廢營產疲困乃加又於國體實有虛損  
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  
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  
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

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人必事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為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害臣又聞前代明王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曹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

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  
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漢制舊斷獄報重盡季  
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旱論者以不十  
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事下公卿尚書陳寵  
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芸荔之應周以為  
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  
已至蟄蟲皆震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  
月斷獄流血是不稽天意也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

今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  
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之典憲猶或闕然今豈所謂  
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  
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  
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  
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  
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髦纓盤水  
加劒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



朝賓遇大臣禮崇古典自太和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  
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  
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  
發於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人  
有告丞相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皂隸同賈  
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為  
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為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  
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

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下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為永制故耳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安可陳瞽言於朝且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得行恩當時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

有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而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即刑父兄無愧恚之色宴安榮位游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臣愚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恥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也周季陵夷喪

禮稍亡是以要經即戎素冠作刺逮乎虐秦殆皆泯矣  
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人當從軍屯者遭  
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  
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  
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不行晉時鴻臚  
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為常聖  
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  
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

有未盡伏見朝臣丁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  
廟之祀鳴玉垂綬同節慶之醺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  
經愚謂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官  
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理所司出納敷奏而已  
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戎之警墨纓從役雖愆於禮  
事所宜行也帝覽而善之尋皆施行彪稍見禮遇詔曰  
彪雖宿非清第代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剛辯  
之才頗堪時用兼優吏職載宣朝美若不賞庸叙績將

何以勸獎勤能特遷祕書令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馬一匹牛二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齊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并設讌樂彪辭樂及坐彪曰向辭樂者或卿未相體我皇孝性自天追慕罔極故有今者喪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縗裳猶以素服從事裴謝在北固應具此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請問魏朝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踰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感慈訓之厚德報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

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何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  
曠故割至暮俯從羣議服變不異三年而限同一暮可  
謂失禮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為曠  
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萬機何慮  
於曠彪曰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  
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彪將還齊  
主親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  
復來游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請重賦

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齊主惘然曰清都可  
爾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闊朕當以殊禮相送遂  
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  
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竒其褰博後為御史中尉領  
著作郎彪既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  
之豪右屏氣帝常呼為李生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  
生猶漢之有汲黯後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  
事帝宴羣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冲曰崔光之博李彪



之直是我國得賢之基車駕南征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沖任城王澄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沖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沖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加金璫右珥蟬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為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與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懼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

懷臣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獄冲又表曰臣  
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  
辯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官位升達參與言  
宴聞彪平章古今商略人物興言於侍筵之次啟論於  
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臣  
雖下愚輒亦欽其正直及其始居司直執志徑行其所  
彈劾應弦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  
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

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謠心不承信  
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  
諸卿等集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  
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  
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曰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  
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  
枉死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  
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知其威虐猶謂益多損

少故不以申徹實失為臣知無不聞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已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臣與任城卑躬曲已其所欲者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亟投彪於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如臣列無證宜放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帝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帝恕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

為已死彪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悅因謂曰朕期卿每以貞松為志歲寒為心卿應報國盡心為用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罹此譴為朕與卿為宰事為卿自取彪曰臣憊由已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臣罪既如此宜伏東臯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清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得帝尋納宋弁之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至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

恂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枉帝明彪無此遣  
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宣武  
踐阼彪自託於王肅又與郭祚崔光劉芳甄琛邢巒等  
詩書往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等  
許為左右彪乃表曰惟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  
齡年幾十紀史官叙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勲  
有闕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  
至于太和之十一月先帝先后召名儒博達之士以充

麟閣之選于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臣出納授臣承  
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  
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伏惟  
孝文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  
殂凡百黎民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叡之真應保合  
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和邦天清其氣地樂其  
靜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記曰善迹者欲人繼其行  
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然先

皇之茂勛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準之前代其德靡悔  
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  
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  
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  
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  
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  
由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幸  
幽漠者先皇之智也變伐南荆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



成者先皇之肅也親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衮實無闕  
者先皇之德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  
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  
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光為而弗有  
者可謂四三王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  
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其明小則與  
四時並其茂故能聲流無窮義昭來裔是以金石可滅  
而風流不泯者其惟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

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著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為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之

不過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  
式穀令爾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  
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竝  
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竝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  
程靈虯時同應舉共掌此務今徙他職官非所司唯著  
作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  
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昔史談誠其  
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

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書稱無曠庶官  
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  
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為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  
得為臣誠不知強欲為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  
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  
不能今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  
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啟大錄庶不為飽食終日耳近  
則朞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藏之

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許之肅以其無祿  
頗相賑餉遂在祕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修史宣武親  
政崔光表曰臣昔為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  
強考述無倦頃來契闊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厥事  
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  
春秋闡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  
滌洗愚謂宜申以常伯正綰著作宣武不許詔彪兼通  
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彪好也固請不行卒於洛陽

始彪為中尉號為嚴酷以姦款難得乃為木手擊其脅  
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又慰喻汾州叛胡得其兇渠  
皆鞭面殺之及彪病體上往往創潰痛毒備極贈汾州  
刺史諡曰剛憲彪在祕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  
書體皆彪之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餘著詩頌賦  
誄章表別有集彪雖與宋弁結管鮑交弁為大中正與  
孝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微相優假彪亦知之  
不以為恨弁卒彪痛之無已為之哀誄備盡辛酸郭祚

為吏部處為子志求官祚仍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  
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游拔之深用忿怨形於言色  
時論以此非祚祚每曰爾與義和至友豈能饒爾而怨  
我乎任城王澄與彪先亦不穆及為雍州彪詣澄為志  
求其府寮澄釋然為啟得為列曹行參軍時稱澄之美  
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便能屬文彪奇之謂崔  
鴻曰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洛陽鴻遂與交款往來彪  
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

所親曰此當與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宣武聞其名召為婕妤在宮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自稱詠由是為孝文所貴及彪亡後婕妤果入掖廷後宮咸師宗之宣武崩後為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歷官所在著績桓叔興外叛南荆荒毀領軍元義舉其才任撫導擢為南荆州刺史建義初叛入梁志弟游有才行隨兄志在南荆州屬尔朱之亂與志俱奔江左子昶



昶小名那性峻急不雜交游幼年已解屬文有聲洛下  
時洛陽初置明堂昶年十數歲為明堂賦雖優洽未足  
才制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也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  
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周文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  
神情清悟應對明辯周文每稱歎之綏德公陸通盛選  
僚案請以昶為司馬周文許之昶雖年少通特加接待  
公私之事咸取決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儀注累遷都  
官郎中相州大中正昶雖處郎官周文恒欲以書記委

之於是以為丞相府記室參軍著作郎修國史轉大行  
臺郎中中書侍郎又轉黃門侍郎封臨黃縣伯嘗謂曰  
卿祖昔在中朝為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  
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即授卿耳然  
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昶為御史中尉賜姓宇文氏  
六官建拜內史下大夫進爵為侯明帝初行御伯中大  
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錄保定初進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清要盛選國華

乃以昶及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等竝  
為納言尋進爵為公五年出為昌州刺史在州遇疾求  
入朝詔許之未至京卒贈相瀛二州刺史昶周文世已  
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昶所作也及  
晉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  
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藁草唯留心  
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  
聽樂時論以此稱焉子丹嗣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騎常侍  
新昌侯祖育馮弘建德令太武東討率部歸命授建忠  
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立起武邑太  
守遂居勃海薊縣道悅少為中書學生侍御主文中散  
後為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強禦車駕南征徵兵秦  
雍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書侍御史薛聰侍  
御史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  
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

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綰樞轄蒙冒莫舉請  
以見事免澄良等所居官時道悅兄觀為外兵郎中澄  
奏道悅有黨兄之負孝文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  
不論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  
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鯁朕寔嘉其一至謬  
之誠何愧黷鮑也其以為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車駕  
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宮闕初基廟庫未構  
車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

悅表諫以為闕居宇之功作游嬉之用損耗殊倍又深  
薄之危古今共慎於是帝遂從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  
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  
年秋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  
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帝甚加悲惜贈散騎  
常侍營州刺史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  
事葬于舊塋諡曰貞侯宣武又追錄忠槩拜長子顯族  
給事中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顯族弟敬

猷有風度蕭寶夤西征引為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洩見殺贈滄州刺史聽一子出身道悅長兄嵩字崑崙魏郡太守嵩弟雙清河太守坐黷貨將刑於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為錄尚書事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後為涼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為幽州刺史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雙弟觀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鸞司馬南征赭陽先驅而歿諡曰閔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邯之後也父凝州主  
簿琛少敏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學覽  
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甚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  
頗以奕碁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倉頭常令執燭或  
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曰郎君  
辭父母仕官若為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碁日夜  
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慙  
感遂從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太和初拜中書博



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為孝文知賞宣武踐阼以琛為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琛表日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人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鄣護在公更所以為人守之耳今者天為黔首生鹽國為黔首鄣護假獲其利猶是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

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臣每觀上古愛人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偽弊相承仍崇關廛之稅大魏宏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莫不歌德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為災况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願弛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付八坐議可否以聞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巖等奏琛之所列但恐坐談則

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為可竊惟大道既往  
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恒恐財不賙國澤不厚  
人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澤輕  
在人之貢立稅闢市禰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己也  
回彼就此非為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人藉  
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禁此泉池不專太官之御斂此  
匹帛豈為後宮之資既潤不在己彼我理一積而散之  
將焉所吝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

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識者聽營其閒今而罷之懼失前旨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制利人亦世或不同甄琛之表寔所謂助政毗俗者也可從其前計尚書嚴為禁豪強之制也詔琛參八坐議事尋正中尉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游凡所劾者率多下吏於時趙修寵貴琛傾身事之琛父凝為中散大夫弟僧林為本州別駕皆託脩申達至脩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

及監決脩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脩小人背如土牛  
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脩死之明日琛與黃門郎李  
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  
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何處放蛆來  
今晚始顧雖以言戲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  
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  
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況趙脩侵  
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往來中外影響

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陵  
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黃門郎  
李憑相為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脩疊彰方加彈  
劾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為己力  
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為鄙詐於茲甚矣謹依律科從  
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寔為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  
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脩是親是仗緇點  
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槩

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  
死黜者二十餘人始琛以父母老常求解官扶侍故孝  
文授以本州長史及貴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  
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  
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  
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內手種松柏隆冬負  
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  
僧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

逐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  
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  
事出參尚書入厠帷幄孝文時琛兼主客郎迎送齊使  
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昕為朐山戍主  
昕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乃納昕女為妻婚日  
詔給厨費琛所好悅宣武時調戲之遷河南尹黃門中  
正如故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  
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



經略者乃得為之又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  
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寇  
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  
不堪檢察故也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鉏刀而割欲望  
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  
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  
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  
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

猾僕隸陰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比之邊縣難易  
不同今難彼易此寔為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先朝  
立品不必即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  
長兼沉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  
軍以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  
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  
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為之則督責有  
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勲品經途從九品六部

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  
為將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後皆踵焉  
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及高肇死琛以黨不宜復參朝  
政出為營州刺史遷涼州刺史猶以高氏之昵不欲取  
之於內久之為吏部尚書未幾除定州刺史固辭曰陛  
下在東宮崔光為少傅臣為少保今光為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開國公故僕射游肇時為侍中與臣官階相  
似肇在省為僕射死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臣今適為征北將軍定州刺史生師保不如死游肇詔書慰遣之琛既至鄉衣錦書游大為稱滿政體嚴細甚無聲譽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光亦揣其意復書以悅之徵為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諡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公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

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諡皆累其生時  
美惡所以為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  
屬所即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  
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為諡列上諡不應法  
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  
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為褒貶之實也今之行  
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是非之  
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

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衽  
論其諡也雖窮文盡武無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  
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為  
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非致號諡之加與汎階  
莫異專以極美為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  
此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鴻名共大賢比跡  
文穆之諡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諡於例普重如甄之流  
無不復諡謂宜依諡法慈惠愛人曰孝宜諡曰孝穆公

自今以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  
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為受仍踵前來之失者皆付法  
司科罪詔從之琛祖載明帝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之  
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  
有幹具在官清白自孝文宣武咸相知待明帝以師傅  
之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磔四  
聲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  
卷頗行於世琛長子侃字道正位祕書郎性嶮薄多與

盜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毆擊主人  
為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慙慨廣平王懷為牧與  
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宣武敕懷寬放  
懷固執之久乃特旨出侶自此沉廢卒家侶弟楷字德  
方粗有文學頗更吏事琛啟除祕書郎宣武崩未葬楷  
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後稍遷尚書儀曹郎  
有當官之稱明帝末丁憂在鄉定州刺史廣陽王深召  
楷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屬鮮于脩禮毛普賢等率北鎮



流人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  
內先有燕怕雲三州避難戶脩禮等聲云欲將此輩共  
為舉動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走收三州人中麤  
暴者殺之以威外賊及刺史元罔大都督楊津等至楷  
乃還家後脩禮等忿楷屠宰北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  
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為中書侍郎後齊文襄取為儀  
同府諮議參軍卒贈驃騎將軍祕書監滄州刺史琛從  
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慾頗涉書史疾世俗貪競乾

沒榮寵曾為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  
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中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資  
報密密一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  
及葛榮侵擾河北詔密為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  
密全鄴勲賞安市縣子孝靜初為衛尉卿在官有平直  
之譽出為北徐州刺史卒官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  
州刺史諡曰靖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  
寶度支尚書道武平中山入魏卒於涼州刺史諡曰穆

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為樂陵太守在郡多  
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  
定州刺史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子宣  
軌少孤事母以孝聞累遷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  
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効以功  
賜爵中山公後坐事死鄴纂從弟元賓位奉朝請及外  
生高昂貴達啟贈瀛州刺史

高聰字僧智本勃海人也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

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少隨其舅宋車騎將軍王玄謨  
征伐以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  
大軍攻剋東陽聰徙平城與將少游為雲中兵戶窘困  
無所不為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賙給聰涉獵經史頗  
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由是與少游同拜  
中書博士轉侍郎為高陽王雍傳稍為孝文知賞太和  
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後兼太子左率聰微  
習弓馬乃以將略自許孝文銳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

事聽託肅願以偏裨自効肅言之於帝故假聽輔國將軍受肅節度同援渦陽聰躁怯少威重及與賊交望風退敗孝文怒死徙平州行屆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為表帝見表顧王肅曰在下那得有此才令朕不知肅曰比高聰北徙或其所製帝悟曰必應然也宣武初聰復竊還京師說高肇廢六輔宣武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後加散騎常侍及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盛事竒迹必宜表述

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遂刊銘射所聰為之詞趙脩嬖  
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脩父聰為碑文出入同載觀視  
碑石聰每見脩迎送盡禮聰又為脩作表陳當時便宜  
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脩死甄琛李憑皆被黜  
落聰深用危慮而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  
肇之力也脩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死言必毀惡茹皓  
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稱皓才識非脩之儔乃因皓  
啟請田宅皆被遂許及皓見罪戮聰以為死之晚也其

薄於情義皆如此侍中高顯為護軍聰代兼其任顯與兄肇疑聰間構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真無遠慮藉貴因權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出為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并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為大使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宣武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明帝踐阼以其素附高肇出為幽州刺史尋

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為中尉  
元匡所彈靈太后竝特原之聰遂廢于家斷絕人事唯  
脩營園果世稱高聰梨以為珍異又唯以聲色自娛後  
拜光祿大夫卒靈太后聞其亡嗟惋良久贈青州刺史  
諡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為妾以悅其  
情及病欲不適他人竝令燒指吞炭出家為尼聰所作  
文筆二十卷長子雲字彥鴻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河  
陰遇害贈兗州刺史



論曰韓麒麟由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士顯宗以文學自立而時務屢陳至於實錄之功未之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見知蓋當時之長策李彪生自微族見擢明世輜軒驟指聲駭江南執筆立言遂為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持堅無術末路蹉跎行百里者半於九十彪之謂也高道悅謇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高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

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北史卷四十

北史卷四十考證

韓麒麟傳遷鄴之始百司並給兵力○力監本訛刀今改從閣本

形有待而智無涯○涯監本訛厓今從南本

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參監本誤叁今從南本

程駿傳孝文文明太后傷惜之○惜監本訛借今改正

李彪傳豈非唯予之咎抑師傳之不勤○馮夢楨云魏

書豈唯予咎今增作唯予之咎文遂謬甚

加金璫右珥蟬冕東省○魏書加字上有左字東省下  
注闕字

親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虔監本訛虔今改從南本  
式穀令爾休矣○魏書無令字

又慰喻汾州叛胡○慰監本誤尉今改從南本  
由是為孝文所貴○監本脫為字今從南本增入

高道悅傳道悅以使者書侍御史薛聰侍御史主文中  
散元志等○書侍御史馮夢楨以為當作侍書御史

臣人龍

按前後卷內大約治書侍御史俱作書侍御史乃唐人避諱而刪治字耳又侍御史主文中散魏書無史字

甄琛傳手下倉頭常令執燭○倉魏書作蒼

郎君辭父母仕宦○宦監本訛官今改從南本

遂從許赤彪假書○許赤彪魏書作許赤李彪

始琛以父母老常求解官扶侍○監本脫琛字今從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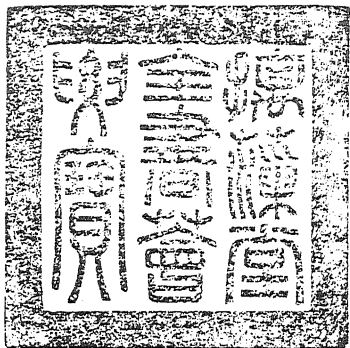
本增入

乃走收三州人中麤暴者殺之以威外賊○監本此句  
下衍賊字今刪去

北史卷四十考證

謹案第二頁後四行今秋京都遇早刊本早訛早  
今改

第三十七頁前二行恒恐財不賙國澤不厚人刊  
本財訛才據監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樊少巨